



响郢

陈斌先 著

一地三家响郢，起伏跌宕，
过往的不是财富，而是精神。

作家出版社



响邳

陈斌先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响郢 / 陈斌先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063-9518-2

I . ①响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0521 号

响郢

作 者: 陈斌先

责任编辑: 田小爽

装帧设计: 百丰艺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40 千

印 张: 21.25

版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518-2

定 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依着大别山向北而来，地势越来越平，走到寿春的地界，可谓一马平川了。平原拥堵到淮河边，便有一些奇妙的地貌，沟塘堰坝很多，杨柳、椿树、楝树、刺槐树也多，当然也有依着季节而生的桃树、梨树、柿树、枣树等。春天里最早开花的是桃树，桃花开满郢前郢后，郢子到处粉嘟嘟的，连着乌泱泱的树，郢子便有了奇妙的景象。

在寿春叫郢子的村庄多，叫响郢的少，叫得响郢，得有影响四方的人物诞生才行。譬如董家响郢，隐居了韩愈《送董邵南序》中提及的大儒董邵南，董家响郢断断续续延续了一千多年，董家响郢自然叫得响亮。又如孙家响郢，出了清四朝帝师孙家鼐，孙家响郢自然闻名寿春。随着时光流逝，历史潮汐跌宕起伏，一直沉默不语外迁而来的廖家，依树傍水，躬耕不辍，直到李鸿章招募淮军，一门便出三十七位首领，后来居上，大有压过董家响郢和孙家响郢之势。

响郢指的是响亮的村庄，意味着骨气和精神，为了响郢的名号，响郢后人奋争向前，留下很多春秋血泪，特为辑录，亦算佐趣。

——题记

第一章

1

话送到了民国初年，董家响郢就剩下一个名号，有说因为一场瘟疫，有说因了一场洪水，更多人相信，朱元璋逃荒到了寿春，董家为富不仁，不仅欺辱了朱元璋，还让朱元璋当狗陪着少爷玩耍，朱元璋黄袍加身后，自然咽不下这口气，灭了董家九族，断了董家地脉，从此董家一蹶不振。最可靠说法，太平天国时期，淮军抗击，董家好不容易积攒一些人口，因为不能安于世代受欺凌，举家投淮，最后除了战死，基本都被皇家所杀。董家人丁不旺，各种说法都有，到了董家第二十四代，人称董二四的董古平，只好娶下身形肥胖且麻脸的老婆，谁知道麻脸老婆一直不能生养，董古平为此整天对着列祖列宗磕头，气喘吁吁到处吆喝，完了，完了。

大家都知道董家完了，孙家抿嘴而笑，正值兴盛的廖家跟着喟叹，蛮可惜的。

董古平在孙家的嘲笑和廖家怜悯的目光中，形影孤单，为了让麻脸老婆生下一子，董古平到处求神拜佛。这天他到了大别山脚下的四顶山奶奶庙前，叩下一百零八个响头的时候，发下狠心祷告，假如上天不给董家送来一子，他日便撞死在奶奶庙前。

祭拜完送子奶奶，发下毒咒后，刚刚走出殿门，谁知道不偏不倚正好撞上一个衣衫褴褛的人。一般人撞上如此邋遢的要饭花子，早就掩鼻而过，甚至呵斥几句，董古平膝下无子，一直心存善念，撞上瑟瑟发抖的要饭之人，反复道歉，终有不忍，最后从褡裢袋中取出几枚大钱，递给要饭花子，要饭花子并没有推辞不要，欣然接下。

董古平这才安心，喃喃自语，子嗣难求，也罢也罢。

没有想到那要饭之人，居然随着董古平，曲曲折折，一路尾随。

董古平满脸愁容，边走边对要饭花子说，俺乃穷苦之人，你尾随而来做啥？

要饭花子一直不说话，董古平以为遇到了哑巴，沮丧往回赶，结果要饭花子走走停停，跟进了董家，找张椅子镇定坐下，张嘴便讨水喝。

麻脸媳妇不知道丈夫带来何人，赶忙端来大碗开水，边看要饭花子边递上。要饭花子端起黑釉大碗便喝，开水还烫，加之喝得急，不停发出噓噓呼呼的响声。等喝完了水，要饭花子才轻轻放下黑釉大碗，慢慢用破旧衣袖擦抹着满嘴污垢之后，就站起身，似要离去。

要饭花子的古怪举动，引起董古平的注意，尾随那么远而来，不可能专为讨要一碗水喝，于是拉起要饭花子的手说，莫走，想必有些缘由。

要饭花子这才抓起董古平的手，定定摸脉，而后说，可否让后堂前来，一起把脉？

董古平这才知道要饭花子非但不聋不哑，而且说话中气很足，仔细端详年纪好像也不大，苍凉目光中流露出少有的犀利。看着董古平发呆，要饭花子嘿嘿笑了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只拿眼睛说话。

董古平感到蹊跷，丝毫不敢怠慢，急忙喊来麻脸媳妇，要饭花子换了一副神情，极为认真地望闻问切，一番折腾之后，又切董古平脉象，之后和缓说，俺家世代为医，不巧祖上吃了官司，好在俺略知皮毛，见你求子心切，特意尾随，看看可否助力？

董古平听后，激动不已，连连道谢。

要饭花子并不回谢，半天才说，依俺所写，到集市抓药，或许几服下来，能有效果。说完掏出董古平施舍的大钱，放在桌上说，俺乃要饭之人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

董古平跪倒在地，不停磕头，发誓说，如能让内人生养，你就是俺再生爹娘。

要饭花子说，先别忙着感激，不知效果如何呢。

董古平听要饭花子那么一说，只怕误了大事，急忙回屋拿出家里所有大钱，一起递上，要饭花子急忙站起，连连摆手说，误会，误会呀。

依着要饭花子的药方，董古平一一抓回，把陶瓷药罐架在砖瓦之

上，药渣倒在三岔路口，小心翼翼做好每一个细微之处，生怕留有丝毫不恭，惹下送子娘娘。谁知道吃了半年，麻脸老婆居然显出身怀，董古平吆喝，老天有眼，送子娘娘慈悲。这才想起找要饭花子谢恩，可惜哪里找去？最后只好跑到祖宗牌位前叩头，说老天垂悯，保俺董家不绝。

麻脸老婆一口气生下两男一女之后，似乎气血耗尽，便一命呜呼了。

董古平哭天抹泪，恨不得随着老婆而去，看到三个孩子，知道责任重大，只好擦擦眼泪，掩埋好麻脸老婆，对孩子说，你娘为你们而死，你们要永远记住。之后，由于董古平积劳成疾，加之生活困顿，得了少见的肺癆，整天咯血。严重的时候，一咯半盆，十分吓人。当时肺癆无法医治，只能在家等死。某天的一个夜晚，董古平咯出半盆血水后，才感到惊慌，急忙叫来三个孩子，老泪纵横说，爹知道时光到头了，不能带你们长大成人，只是你们给爹记住，有个要饭花子，虽不知姓氏，确是俺董家恩人。老大点头，老二点头；老三女儿家的，一直哭泣不止。董古平似有不甘，拉过老大的手郑重交代，说董家响郢得以千年不断，仰仗的就是一口气，这口气不去，便永不服输。时下孙家、廖家响郢风头正盛，力当避让。老大频频点头，老二接着“哇哇”哭起，惹得三个孩子哭成一团。董古平看着三个孩子尚未成人，自然凄凉，挤出几滴眼泪说，爹帮不了你们了。说完再次咯血，昏迷不醒，后半夜里便撒手而去。

当时就在秋天，田畈中稻谷依然飘荡着香气，扁豆茄子辣椒挣扎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三个孩子受到少有的惊吓，抱住爹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更不知道如何安排后事。好在天亮实了，三个人的哭声引来了孙家雇工，喊来了人，砍下屋后木头，钉了几块板子，装殓好董古平。同为乡邻，廖家也不甘落后，摆下几桌宴席，放了鞭炮，后在董古平坟头吹起了响器，才把董古平的走，整出点动静。

2

三个响郢中间，一口大塘，塘中间有滩涂模样的土岛。

大塘现在看来也就两三百亩的样子，何时复修、何时清淤，都由孙家廖家说了算。民国初年，地方实行保甲联保制，五户为一牌，十牌为

一甲，十甲为一保，保长类似于今天的村长，孙家廖家怕麻烦，不当保长，保长都由两家指定人当，涉及响郢利益，保长自然都听响郢的。有首乡间俚语说得清，寿春有个古来塘，往东只有廖家响，往西全是孙家庄，可怜董家落一旁。俚语说的是，大塘东北方位的土地均为廖家响郢持有，整个西边都是孙家响郢的。南边过去由董家响郢占有，董家破败后，土地陆陆续续卖给廖家和孙家，到了董古平这辈萎缩得只有二亩薄田几间草房了。董古平生前说起这些就会痛不欲生，常常嘀咕，俺不服，董家也是响郢呢，让俺如何服气？

想到爹生前的惆怅，董风堂喜欢打起精神对弟弟妹妹说，爹一辈子都不服气，俺们能服气？人活一口气，俺们兄妹三个不能当孬种。哥哥那么说，弟弟妹妹自然茫然点头。

生活多半是零零碎碎之事，董风堂当家后比董古平还抠门，母鸡下了蛋，一个也舍不得煎炒，每天不是咸菜就是地里挖来腌制的野菜，最多炒些田间地头长出的白菜、韭菜还有芹菜，天天如此，弟弟妹妹就期盼有口荤菜。尤其二弟董风梁常常闹着吃肉，董风堂只好好言相劝，说人嘴贱，吃了好的，就吃不得孬的，富肚子不如富面子。

弟弟不开心，说靠二亩薄田，驴年马月也收不回那些地。听到弟弟说实话，哥哥只能摇头说，积少成多，一粒米一粒米也能积攒出米仓呢。

弟弟撇嘴说，连条牛都没有，还仓呢？弟弟又说实话，把董风堂顶撞成大灰脸，董风堂不能容忍弟弟犟嘴，嚷嚷说，没有牛有人。于是哥哥让妹妹扶犁，他跟弟弟套上牛笼头，一直向前拉。妹妹下犁重了，哥俩怎么也拉不走，弟弟又牢骚说，看看吧，人终究不是牛。

哥哥知道没有牛不行，可是哪里有钱买牛呢？没牛就种不上庄稼，收不到粮食，就会饿死人，啥气也得靠粮食撑着。董风堂不能跟弟弟妹妹一起哭，他率先擦干了泪水，站起来喊，都给俺听着，俺不信挖不透二亩地。

赌气找出两把生锈的锹，在土里沙里不停擦拭，铁锹泛出光亮的时候，哥一把弟一把；妹妹没有锹了，用锄头。董风堂说，没牛的人家多呢，照样种出粮食。弟弟不再犟嘴，兄妹三人天不亮就起床挖地、刨地，一天下来，三个人的手起了血泡，满手都是血糊糊的，锹把锄把染上斑斑血迹。妹妹哭着喊手疼，弟弟也喊。董风堂也是血泡手，他不

喊，忍住疼扬扬手说，手也贱，享了福就吃不得苦了，铁手是磨出来的。听到哥哥这么说，妹妹不喊疼了，嗷嗷喊，俺要练铁手，不喊疼。

二哥破涕为笑，看着妹妹。

董风堂不笑，甩甩手，手上热辣辣的，那种疼同样钻心，知道妹妹跟他一样疼，就攥住妹妹的手说，大哥知道你痛，痛狠了，就哭几声，大哥不会抱怨的。

妹妹看着大哥，早已眼泪丝丝的了。

半个月，兄妹三个终于挖完二亩地，放上水，泡了几天，又用锹平整好土地，然后育秧、栽秧，总算种上了二亩水稻。

董风堂看到秧苗变绿、封行，拔节、抽穗，才对弟弟妹妹说，种庄稼没有啥学问，靠的还是力气，你们看看，水稻不是一样抽穗了？

弟弟心思不在稻田上，接下大哥的话说，比比看，俺家的还叫水稻吗？

跟响郢的庄稼比，董家的二亩薄田就像霜打的茄子，没啥精神，董风堂痛苦地不停摇头，怔怔看着水稻，许久才说，甬看它们苦歪歪的，有它才有活命的希望呢。

夏季栽秧，秋季种麦，收不到多少粮食，毕竟还有二亩地，饿不死人，哆哆嗦嗦中兄妹三个一天天长，等大家回过神，蓦然发现，咦，董家三个孩子咋就长大了呢。

哥哥看着弟弟都高出他了，咬牙对弟弟妹妹说，你们都大了，记住爹说的不服气，总有一天俺们要收回董家田地的。

这年，董风堂正好十八岁，说话做事比弟弟沉稳得多。弟弟听大哥发狠，不再争辩，只是心里想，靠种二亩地、抠食，咋能买回董家的地？做梦吧。哥哥知道弟弟心思野，担心弟弟不走正路，常常劝弟弟学妹妹董风玲，不要眼眶高，并说，自古都靠勤俭立家的。

这年妹妹董风玲也十五岁了，爹娘走得早，家里没有女人，小小年纪包揽了灶火和洗洗补补的事情。董风堂说是老大，身子骨比不得弟弟，闲慢时刻喜欢侍弄菜园，说多吃蔬菜就能节约粮食。弟弟多数闲着，哥哥看弟弟清闲，便说，忙时干活，闲时认字。也是古训。

弟弟说，捧起书头疼。大哥失望摇头，弟弟说，读书能饱肚子？

哥哥知道弟弟跟他想法不同，只要不惹事，弟弟喜欢闹吃就让他闹吧。可是弟弟一点不省心，闹吃过程中常常闹事，不是摘了东家的桃，

就是偷了西家的梨，害得董风堂一直跟在后面赔不是。

弟弟不服气，说，田里的塘里的，谁吃了是谁的，干吗装孙子？

董风堂逮住弟弟就打，照你的想，还是世道吗？

弟弟嘀咕，还有世道吗？啥不是响郢的？

哥哥生闷气，怕打多了又委屈弟弟，不打吧，又担心弟弟学坏，委屈一个人撑着。

看到哥哥几天都不精神，弟弟居然主动认错了，保证不再乱偷摘瓜果了，哥哥抱住弟弟的头说，不要埋怨哥哥打你，哥哥怕你学坏呢。

大塘面儿大，里面有鱼虾，还有随着季节而生的菱藕和芡实，弟弟无事就溜达，久了，动了心思，对哥哥说，芡实能吃，菱角和藕也能吃。

哥哥说，那是孙家、廖家的，不能碰。

弟弟说，鱼好吃，茭白味道也不错。

哥哥生气，大声说，能活能动的，都是响郢的，千万别碰。

弟弟睁大眼，说，怎么啥都是响郢的，黄鳝泥鳅呢？

哥哥不知道黄鳝泥鳅算不算。

不知道谁家的就说明能碰。

于是，冬天里，董风梁喜欢拎把锹，到塘边地头挖冬眠的黄鳝和泥鳅，运气好的时候，也能挖上几条，回家煮煮，比青菜好吃。由此上了口瘾，春夏之交，跟着别人学下黄鳝笼子。草房后面有几丛细竹，爹栽的，董风梁砍来削成篾竹条，捣腾几天，编出了不伦不类的笼子，说其不伦不类主要跟人家编的不太一样，大的那端像竹笼，细的这端，尖溜溜的，整体看起来像炮弹，丑极了。董风梁看着黄鳝笼子跟别人家的不一样，自嘲说，能逮住黄鳝泥鳅就中，好看未必中用。傍晚时分，董风梁背上一大捆黄鳝笼子，埋在沟塘边、水田中。黄鳝泥鳅贪恋口食，看见篾条上插着几条通红蚯蚓，自然奋不顾身钻进笼子，到头来蚯蚓没有吃到，还被困在篾笼里。董风梁第二天早早起来，一个一个笼子收回，提到沉甸甸的，便打开底端的塞子，可惜底部太细，遇到大的黄鳝泥鳅总也倒不出来，急得掐断倒挂刺之类的竹签，从大的端口倒出黄鳝泥鳅。

哥哥借机开导说，黄鳝泥鳅好一口，送了命，人好一口未必不会送命。

弟弟知道哥哥又想说他，背过脸，懒得听哥哥啰嗦。

弟弟爱闹腾，哥哥管不了，哥哥生闷气，又没有好办法说服弟弟，只能想，黄鳝泥鳅无人问津，只要不偷不抢不惹事就成。

盛夏里，过了交配季节，黄鳝泥鳅喜欢躲在深深的洞里，贪图那点阴凉。董风梁又琢磨起新的玩意儿，把一根粗铁丝磨尖了头，弯成钩，穿上蚯蚓，见洞就试，碰巧也能钓上几条。

也就是说，夏秋冬里，董风梁依然能够逮到黄鳝泥鳅，虽说“摸瞎”的时候多，时不时改善下口需还是可以的。董风梁最喜欢的就是春天，也不知道这个季节咋了，黄鳝泥鳅特别活跃，成群结队般到处游动，董风梁又在琢磨，能不能造出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东西，让黄鳝泥鳅咬住后吞不下还不愿意松口呢？有天看到一只鸡吃蜈蚣，蜈蚣缠上了线，鸡总也吃不下，吃进去吐出来，急得乱转，董风梁眼睛一亮，想，假如能做个蚯蚓团团，让黄鳝泥鳅吞不下吐不出该有多好，于是反复试验，最终制成了“黄鳝球”。所谓的“黄鳝球”，就是把一根线系在棍上，另一端穿上蚯蚓，打个结，便成了蚯蚓球球。本来该叫蚯蚓球球的，难听，加上为的是逮黄鳝，索性给它起个名字叫“黄鳝球”。细线穿蚯蚓是个难活，记得娘缝制衣服穿针引线的模样，就把竹签带上线，学着娘缝制衣服的样子顺着蚯蚓的尾部或者头部，一次性穿入，抽出竹签，把线留在蚯蚓的肚子里，再系住蚯蚓，便打成球球状。制成第一把“黄鳝球”，董风梁高兴地到处跑，哥问他咋了，他说，你等着，看俺怎么逮黄鳝泥鳅的。

一个上午，最多只能制作完四五十把“黄鳝球”，制作完“黄鳝球”，午饭后，董风梁倒头就睡，傍晚时分才起来，揉揉惺忪的眼睛，然后把“黄鳝球”放到大竹篮里提着，窜走在塘边或者水田里。基本都是隔个几米插上一把，插完后，费事的便是得守着，时时得注意有没有黄鳝泥鳅咬球球。让董风梁始料不及的是，他刚插上“黄鳝球”，人还没有离开，黄鳝、泥鳅就迫不及待地吃球球，意外的是，黄鳝泥鳅咬住球球后说啥也不松口。纠缠中，往往极不服气，越吞越深，很快球球卡住了喉咙，拧着那股线不停推磨。董风梁见此情景，基本上手忙脚乱的，忙不过来，这里的还没有拽出水面，那里的水又被搅动得“哗哗”的了，董风梁成功利用黄鳝泥鳅“好一口”的短处，逮到的黄鳝泥鳅不计其数。

哥哥看到弟弟每天清晨提溜一大桶黄鳝泥鳅回家，就叹息说，好一

口也不能过度，逮这么多干啥？

弟弟说，过了这个季节，想逮就难了，吃不了存着。

黄鳝泥鳅不是粮食，怎么存？

弟弟说，俺有办法。于是他把家里的坛坛罐罐腾出来，装满水，放上杂草，把吃不了的黄鳝泥鳅放进坛罐里养着。

哥哥看到这种情况，往往打岔说，凡事过了头便有生祸端。

弟弟不服气，噘着嘴说，好东西越多越好，黄鳝泥鳅能拱坏人肚子？

哥哥皱起眉头，逮几条改改口需就中，这么闹下去，只怕养不活呢。果不出所料，黄鳝泥鳅越逮越多，集市上卖不了，坛坛罐罐装不了，死了很多，弄得腥臭无比。妹妹鼻子灵，跟二哥闹，大哥也不愿意，董风梁被哥哥妹妹说急了，就在二亩地的地角挖个坑，里面放上水和杂草，把坛坛罐罐里的黄鳝泥鳅一股脑倒进池子里，结果不几天，发现很多黄鳝泥鳅不停翻肚子。没有辙了，董风梁又摸着头想办法，最后想到了“腌腊”。寿春人入冬后有腌腊的习惯，鸡鸭鹅和猪肉，洗干净之后，放在缸里，码上盐；腌上十来天后，捞出放在架上晒；晒干之后，再把腌制的卤水兑上葱花生姜和辣椒放在锅里一块儿煮；然后再把晒干的腊物放在热水里过一次，捞起放在架子上再晒；几个回合，腊物不仅干了，还很入味，收藏起来，便是上乘的腊物了。除了供春节期间尽情享用之外，余下的存放到栽秧割麦时节，或蒸或煮，成了稀罕物，存有腊物的人家基本满嘴冒油，让没有的人家羡慕不已。董风梁想，假如能把黄鳝泥鳅腌制起来，夏秋季吃腊，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。主意打定，便赶紧把黄鳝泥鳅洗干净，剖开，摘除了肠子啥的，放在缸里腌，五六天之后捞出来放在地上晒。春夏之交，天忽冷忽热的，天冷的时候还好，遇到了大热天，麻烦来了，腥臭味惹得无数绿头苍蝇团团起舞，蛆虫蠕动。

最先闻到臭味的是孙家响郢三门小少爷孙家树，他翕动着鼻子，问，哪里臭？你们闻到没有？那些腥臭就像大朵大朵的云彩，一直飘散空中，谁闻不到呢？孙家树找到大哥孙家成，又找到廖家响郢的廖阶福追问腥臭的原因，最后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董风梁，说，肯定是他逮黄鳝泥鳅弄的。不说大家都知道，那些无人问津的黄鳝泥鳅除了董风梁逮，谁会捣鼓呢。循着臭味，他们找到了腥臭的根源。

董家的门前的草地上，晒的都是黄鳝泥鳅的肉干子，绿头苍蝇乱

飞，地上蠕动着无数只粗大肥硕的蛆虫。

孙家树率先压不住火的，大声质问，干吗晒这些破玩意儿，弄得到处臭烘烘的？孙家树跟董风梁差不多大，只是个子矮些。董风梁最瞧不起的就是孙家树，差不多大小，处处盛气凌人样子，不拿话压住别人，永不服输。见孙家树又要少爷脾气，董风梁低下眼眉，并不回答。孙家成见董风梁不服气的神情，傲慢地说，弟弟跟你说话，干吗不搭理？廖阶福没有孙家弟兄那般张扬，看起来有些腼腆，不停舞弄绫罗衣袖。空气中除了农作物的清香，便是那些花呀粉呀的味道，只是这种味道混杂上黄鳝泥鳅腐烂臭味，确实难闻。董风梁早晚都在这种味道里活着，感觉不到啥，看到孙家兄弟咄咄逼人，他翕动鼻息说，臭么？闻不到呢。

孙家树不相信董风梁闻不到臭味，以为董风梁不服气，便上前掐住董风梁的鼻子问，这里堵实了？要不要拿棍捅捅？

董风梁憋得脸通红，解释说，俺真闻不到，你闻闻，到处香喷喷的。

孙家树突然火了，他不能容忍董风梁这么跟他说话，于是踏上那些黄鳝泥鳅的肉干，使劲碾压说，香喷喷，啊呸。

董风梁没有想到孙家树如此霸道，这些东西没有规定是孙家或者廖家的，他逮得理直气壮，于是质问，明明香喷喷的，为啥说有臭味，就是找碴呢。

孙家树以为董风梁故意装蒜，挑衅说，信不信俺把你送进大牢去？

由黄鳝泥鳅的臭味，很快说到了大牢，董风梁想，俺又没有犯错，干吗欺负人，于是颠三倒四说，凭啥？臭味？孙家也太欺负人了吧。

孙家树轻蔑地看着董风梁说，欺负你咋了？不为啥就不能逮你？

董风梁脸上布满委屈，他想，难道孙家少爷就能这么狂妄吗？刚想反击，听到孙家成嚷嚷说，跟这个破烂货啰嗦啥，拿下。说着话，拿脚踢那些肉干，踢董风梁。

董风梁的委屈更大，要知道董风梁说起来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，好像黄鳝泥鳅给了他无穷力量似的，让他的个子高出孙家树一头，比孙家成还高，看到孙家成踢他的心肝宝贝，董风梁伸出宽大的手掌，拽住孙家成的胳膊说，不带这样的。说话间脖子上的青筋蚯蚓一般蠕动起来，也打成了球球。孙家树看到董风梁那么对哥哥，更加恼羞成怒，大声问，想打架？

忽冷忽热，湿邪之气侵袭到董风堂的嗓子，董风堂一直不说话，窝

在被窝里发汗。听到屋前的吵闹声，便下了床，看见孙家廖家的三个少爷正跟弟弟吵架，忙堆出一脸笑容，赔着小心说，用手指指屋子，意思请大家进屋说。

孙家树噘着嘴，“哼”了一声，然后说，哑巴了？说不好人话，指上了。

孙家成听到弟弟嘲笑董风堂，也跟在后面起哄说，看看，你们哪点还像响郢的后人？

董风堂听到孙家少爷的嘲笑，拼命挤出几句话，就像拉风箱的呼呼声，断断续续地说，二弟逮这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“好一口”的坏毛病一直改不了。

孙家树听到董风堂胸唧唧样子，更加放肆，指着董风梁说，俺们三个今儿个就告诉你，黄鳝泥鳅也是响郢的，碰不得。

既然是响郢的，就有董家的份，咋就碰不得？董风梁不服气，拧着脖子看孙家树。孙家树最瞧不起的就是董风梁，看到董风梁用这副神情看他，突然发飙说，黄鳝和泥鳅是天龙和地虫，俺说碰不得就碰不得。

黄鳝泥鳅何时成了天龙和地虫？董风堂没有听过，董风梁也没有听说过，问廖阶福听过没有，廖阶福不吭声，求证孙家成，孙家成居然说，弟弟说是就是。

董风玲一直躲在大哥的身后，伸出头问孙家树，咋就成了天龙和地虫呢？

孙家树听到了董风玲插话，更加得意，抖抖肩膀说，俺说是就是，谁敢说不是？

董风玲见孙家树蛮横样子，又躲到大哥的身后，楚楚可怜样子。

孙家树更加得意，叉起腰说，俺说是就是，谁敢说不是？质问声就像冰冷的雪团猛地塞进人的心窝中，让人感受到冷。响郢这地儿，少爷说猫是狗、狗是人，本就无可厚非，问题是骄横说出，就有些让人受不了。董风堂再没有血性也不能由着孙家树胡说八道，于是他接过孙家树的话说，何必欺负俺家兄弟。

孙家树听到董风堂这么说，越发得意，拧着脖子问，欺负了，咋的？

过去董风堂一再告诫弟妹，人在屋檐下，要学会忍气吞声，董家响郢破败了，就得矮人三分，可是这次孙家少爷不说人话，指鹿为马，让董风堂心里不服，便红着脖子跟孙家树理论，黄鳝泥鳅本属水生之物，

拿它说事，多有不妥。

孙家成见董风堂还文乎文乎的，越发感到可笑，指着董风堂的鼻子说，再文乎也改变不了破烂样子，说几句人话，也许还能饶恕一下呢。

董家潦倒之后，爹受了一辈子气，现在孙家少爷依然拿这话压董家，董风堂自然难受，加之头发热，心情不好，多说了句，俺看黄鳝就是黄鳝，泥鳅就是泥鳅，不是什么天龙和地虫，也容不得你指鹿为马。

孙家成听到董风堂用拉风箱的声调指责弟弟，突然发了脾气说，真不服是吧？

这话具有很强的挑衅性，压根儿没有把董家兄弟放在眼里，涉及尊严，董风堂再也无法忍受，抖动着嘴唇说，爹说响郢不修德，便失去了响郢的名号。爹说，德为高，气为贱，孙家响郢兄弟如此说话，可见完了。响郢均以贤德闻名，说孙家失德、完了之类的话，不是一句轻话，好似恶毒的咒语，孙家成听到董风堂说完，心中蹿出一团火，一把揪住董风堂。

董风梁打小就在田间地头玩，有的是力气，看到孙家成揉伤他大哥，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气，那条蚯蚓血管终于走到了脑门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前给了孙家成一拳，然后说，俺大哥说完了就完了，谁敢不服？

董风梁拳头很重，砸在孙家成的鼻梁骨上，很快鼻梁骨红肿起来，鲜血迸流。血腥味刺激了孙家树，听到董风梁学他口气，说董风堂说是就是，于是失去理智般嗷嗷喊叫，一头撞向董风梁。董风梁一个反手，便将孙家树摔倒在地上，随后一腿踹倒了孙家成，眨眼工夫撂倒了孙家兄弟，孙家树趴在地上龇牙咧嘴喊，阶福，还不快动手？

廖阶福吓得抱起头，蹲在地上，董风玲也吓得哇哇大哭。被打蒙的孙家成在廖阶福和董风玲的哭喊声里清醒过来，他挣扎着站起，学着孙家树的样子，猛地撞向董风堂，董风堂比较瘦弱，受到猛烈的顶撞，一屁股栽倒在地上。

这会儿孙家树才得空扯破嗓子喊，快来人呀，董家撒野，打死人啦。

看到哥哥董风堂倒在地上，喘息不出一口活气，董风梁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对着孙家成的屁股猛踹，孙家成这才尖声喊叫起来，喊声就像丢命似的。孙家两位少爷，平时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动胳膊动腿，哪是董风梁对手？

喊叫声引来了孙家家丁，他们端着枪，指向了董风堂，董风堂摇摇晃晃起来，还想说理的时候，早吃上了家丁的大嘴巴子。

3

董风堂被带到孙家祠堂的时候，孙家祠堂的大院里已经站满了人，孙家太爷站在祠堂上方的条桌前，敞开怀，散落着雪白的胡子，多少透出不言自威的神情。

看到响郢老少差不多到齐了，才挥挥手，家丁便带上了董风堂。

董风堂也没有想到问题闹得这么大，看到满院子都是人，早吓得不敢说话，轻手轻脚走到人群中央，一块预留好的空地上。

孙家太爷轻慢地问，下面可是董风堂？

董风堂感到害怕，哆嗦说，是的。

孙家太爷抬眼对族人说，本来孩子打架，不劳兴师动众，可董家后生不知天高地厚，说孙家失德，快要完了，这等恶毒之语竟然脱口而出，可见心思歹毒。

董风堂还在咳嗽，身手被捆，让他喘不出一口周正的气，等他喘息定了，接上孙家太爷的话嘀咕说，董家只剩下俺们兄妹三人，难道孙家太爷也要欺负俺们吗？

孙家太爷没有听清楚董风堂嘀咕啥，下面的转述了去，孙家太爷说，欺负？你们不够资格。按说董风堂早该闭嘴，可他还是不服气，低声嘀咕说，那些黄鳝泥鳅，本属孙家不要廖家不疼的水生之物，咋就成了天龙和地虫？且少爷猖狂说，他说是便是，响郢最需要讲理不是？孙家响郢在寿春不说一言九鼎，起码孙宝斋打个喷嚏也能让寿春颤抖三回，董风堂不知深浅，跟孙宝斋论理，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嘛。

这会儿孙宝斋听清楚了，他并不接董风堂的话，不断逼问，是你说的，孙家完了吗？

董风堂解释说，话赶话，俺知道错了。

孙宝斋冷冷笑了几声，轻轻捋下胡子，挥挥手，接着便走出几个家丁，上来一番掌嘴。

家丁停下手，董风堂的嘴角出了血，他想，孙家太爷生气，让家丁

打几下，气消了，一天的云彩也就是散了，于是委屈地看着孙家太爷，意思饶恕俺吧。

孙家太爷并不理会他的意思，痛惜说，孙家响郢上下饱读四书五经，知道天道仁德之事，岂能由你诅咒？

董风堂不承认那是诅咒，继续解释说，话撵话，说岔了嘴。

发现董风堂不识时务，孙宝斋再次撅撅胡子挥挥手，这次家丁拿出了杀威棒。所谓杀威棒，就是类似擀面杖一样的棍棒，只是上面镶嵌上一些铁钉，控制不好力道，几棒下去，皮开肉绽不得而知。家丁看眼色行事，见孙宝斋不想留情面，下手很重，几棒下去，董风堂再也站立不住，疼得满地乱滚，只喊饶命。见董风堂不能站立的时候，有人出主意说，送官府。孙宝斋冷眼说，这点小事还辛劳官府？人群中不知道谁带头吆喝说，董家早有不服之心，杀了他，以绝后患。也有唯恐天下不乱的，割了他的舌头，看他还敢胡说？

董风堂趴在地上，感到周遭弥漫出怕人的气息，那种气息铺天盖地拥堵到他的耳际，他再也不能镇定下去，看到大家扭曲的脸还有说不清的躁动情绪，急得不停作揖打躬。看到董风堂装可怜，大家并不原谅，所有人举起拳头一起吆喝，杀了他。最后省略了两个字，变成了愤怒的喊声，杀，杀，杀。董风堂仿佛看见死亡正露着狰狞的面目一步步走来，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，软面条般瘫倒在地上，只感到裤腿一热，居然尿了裤子。

就在那时，廖家太爷走进了孙家祠堂，老远就喊，何事劳烦宝斋兄如此生气？见德公突然造访，孙宝斋赶忙拱手相迎，换上笑脸问，何事劳德公移步？

德公今天穿着一件深蓝长衫，那布不是当地土粗布，也不是丝绸，传说为直系谋事的儿子从英商那里所买，料子比丝绸还薄，说甬管多湿，抖抖就干，没有人见证过，只知道重要场合德公就会穿上这件长衫，至于传言，大家宁信其真不信其假了。孙宝斋见德公盛装走进孙家，自然不敢怠慢，小跑状迎接上去。德公也双手合拳，作揖打躬的。两人并排而行的时候，德公捋捋衣服，不停掸打衣服说，孩子们拳脚之事，宝斋兄何必大动肝火，跟孩子一般见识？

德公的质问让孙宝斋有点尴尬，顺着德公的话解释说，本不想过问，实乃咽不下这口气，一个黄口小儿，居然说孙家失德，完了。